



榮真 著
HANWUDI

汉武帝

奠定中华疆域版图的铁腕君王



汉武帝

荣真著

中國歷史
巔峰人物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汉武帝 / 荣真著. —北京:外文出版社, 2013

(中国历史巅峰人物)

ISBN 978 - 7 - 119 - 08545 - 6

I. ①汉… II. ①荣… III. ①汉武帝(前156 ~ 前87)—传记 IV. ①K827 = 3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5321 号

汉武帝

荣真著

责任编辑 王志

策划编辑 卢弘毅

© 外文出版社

出版人 徐步

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 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政编码 100037

网址 www.flp.com.cn

电话 (010)68996140

印刷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

经销热线 010 - 65512133 65523381

开本 16k(680mm × 960mm)

印张 21

字数 286 千字

装别 平装

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 - 7 - 119 - 08545 - 6

定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

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。这是我在史学启蒙上接受的第一个教诲。

少年贪玩儿，读史乃出于无奈，偶尔也有感兴趣的时候。记得初读“鸿门宴”，读到樊哙瞋目视项王，“目眦尽裂”一句，不懂，跑去问家里的长辈，长辈说是眼睛瞪得太大，把眼眶撑裂的意思。再问：是司马迁亲眼看见的吗？再答：当然不是。三问：是他听亲眼见到的人说的吗？三答：也不是，那只是一种形容、夸张。四问：写历史能形容、夸张吗？长辈烦了，一挥手：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

人到中年，读史不仅成为生活中的一个乐趣，更成为我唯一的谋生手段。对少年时代提出的疑问，其实也就是史学真与美的关系问题，却让我更加困惑了。历史学家们一面称赞《史记》是“无韵之《离骚》、史家之绝唱”，是既真且美的鸿篇巨制，号召人们学习、借鉴，一面却以“论文体”写下了大量的论文、人物传记乃至历史故事，千篇一律，令人“望史却步”。习惯成自然，仿佛不这样就不“真实”、不“学术”了。

于是，上述与其他原因一起，终于酿成了“史学危机”：史学论著包括人物传记在内无人阅读，连史学工作者们也乏了问读史论的兴致，史学界疾呼“狼来了”。经过长时间的反思、研究，学者们几乎是一致呼吁：史学必须美起来。最近，从事历史人物研究的学者提出了“人物中心论”的主张，要求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破掉以事件为中心的老框框，不能以事件的研究代替人物的研究，不能以对事件的撰述代替对人物活动的刻画。

作为普通的史学工作者，我对专家们的主张拥护之至，觉得非如此不能破除“危机”；不过，我又以为，史学的美必须建立在史料真实的基础之上，不能以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取代客观的史料依据，不能以生造的“警句”代替清醒的、持论有据的分析；“目眦尽裂”固然重要，终不能代替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。否则，人物没有活起来，历史依然在沉睡；文辞绚丽若“桃花”，“人面”不知何处去，史学也就失去了其研讨和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。

每个人都在走路，每个人都只能走自己那一段路。

我也只能走自己这一段路。

我的史学功力不够，不敢以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“学术”为旨归；我对汉武帝的研究，只是在确定事实、积累实际材料的基础上，力求“文章不发半句空”而已。

我的文学修养不够，没有生动传神的笔致，没有深刻警世的言语，可以凌云健笔意纵横，褒贬百代；我只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，力求让历史和人物活起来，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和个人的风貌，绝不只见“桃花”，不见“人面”。

总之，在这本书中，我只写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物，绝不分割二者，或者随意削弱某一方。

在具体写法上，考虑到汉武帝在文治武功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活动，是和秦始皇一样的开百代风气的封建帝王，创造了许多“中国之最”和“世界之最”，历史场面大，持续时间长，如果写成“编年史”，势必将人物参与的历史进程分割得支离破碎，故而采用了类似“纪事本末体”的写法，并在各章之间注意时间的连续性。

本书引文，仿效范文澜先生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的办法，均译成白话，或全译，或只译大意。至于引用的诗、赋则完全不译，否则韵味全失。

汉武帝一代，人才辈出，卫青、李广、霍去病、张骞、李陵、苏武、董仲舒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、刘安等人，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足迹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就是依靠他们完成的。因此，本书对他们的活动有选择地进行了评述，同时注意不喧宾夺主。

在写作过程中，我曾参考了大量当代学者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，恕无法一一列出。但直接引用他人成果的，则一定予以注明，不敢掠人之美。

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。

强者在书山文海中披荆斩棘，蹈波踏浪，意态潇洒，胜似闲庭信步。

我是弱者，只敢在强者开辟的大道的边缘，一边望着他们的背影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。

这本小册子，就是我一串歪歪斜斜的行迹，虚浮之处，肯定不少，万家读者，群起攻之可也。

半世行路，只走出这几步，深感愧对师门！

目 录



引 言 阴阳界上的眷恋

冰冷的未央宫 / 3

他“崩”了 / 4

深深的地宫 / 7

第一章 梦幻并非总成空

梦日入怀 / 13

金屋藏娇 / 15

一步之遥 / 19

一个富足的世界 / 23

第二章 天与人的交响

儒学的曲折复兴 / 29

黄老政治的弊病 / 32

天人三策 / 34

天人感应学说 / 38

第三章 威慑消失前后

初试尊儒 / 45

让武帝惧怕的老太太们 / 46

大力尊儒 / 52

叶公好龙 / 55

第四章 替罪羔羊

马邑之谋 / 61

烽烟北起 / 62

妥协政策 / 63

和战之争 / 65

第五章 恼人的亲情

打断了骨头连着筋 / 73

甥舅之间 / 75

一场酒筵引发的血案 / 77

王太后坐镇 / 82

第六章 磨刀霍霍向君王

第一回合，诸侯胜 / 87

荒淫骄奢的诸侯王 / 89

反骨渐露 / 91

第七章 推恩策的魅力

一个“恩”字 / 99

淮南、衡山两大案 / 102

挖空心思削藩 / 106

第八章 后宫与沙场

“飞将军”沙场征战 / 113

从歌女到皇后 / 115

从奴隶到大将 / 118

嗜杀的君臣 / 123

第九章 金戈铁马赋国殇

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” / 127

花甲“飞将军”的悲苦 / 128

天生的军事统帅霍去病 / 132

李广之死 / 134

胜利来之不易 / 138

第十章 和气不生财

“败业如水推沙” / 143

谁的口袋里钱最多 / 145

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 / 147

理财家桑弘羊 / 149

水利建设“大便利” / 151

第十一章 润色鸿业有文学

生花妙笔的时代 / 157

司马相如之流的文学侍从 / 159

不好对付的滑稽家东方朔 / 161

诗歌入乐 / 165

第十二章 兵锋向南国

南方的越人王国 / 171

开通西南夷 / 173

“站得高，看得远” / 177

刺耳的不谐合音 / 180

祷祠神灵还不够隆重 / 183

第十三章 我所思兮在泰山

自欺欺人的巡狩北边 / 187

秘密的封禅之旅 / 188

封禅这种玩意儿 / 190

五德终始说 / 192

符瑞在哪里 / 195

一览众山小，绝顶我为峰 / 197

第十四章 丞相的涕泣

哭辞丞相位 / 203

君权和相权的矛盾 / 204

诚惶诚恐的丞相 / 207

抑制相权的机构 / 209

掉脑袋的差事 / 212

第十五章 古道·西风·天马

出使西域 / 217

不好意思张扬的目的 / 219

万国来朝 / 223

朝鲜战事 / 224

金枝玉叶 / 225

西征为“天马” / 226

第十六章 文与武·罪与罚

死灰复燃 / 233

困狮李陵 / 235

罪牵太史公 / 239

谁都没有笑到最后 / 243

第十七章 勤修武备的帝王

高速运转的军事机器 / 247

“智能”的兵种建设 / 250

万里赴戎机 / 254

军权归君上 / 255

第十八章 世界在桎梏中颤抖

农民“被”造反 / 261

盛气凌人的爪牙 / 262

御史张汤 / 264

以儒礼入法 / 266

酷吏政治形成 / 267

打击豪强大族 / 270

第十九章 仙踪人迹有无中

神仙崇拜 / 275

形形色色的方士 / 278

大兴土木 / 281

北方有佳人 / 283

第二十章 巫蛊：飞天血雨

真假卫太子 / 289

宠臣江充的崛起 / 290

忠厚老实的太子 / 292

宦官也欺负太子 / 294

废太子早有预谋？ / 296

巫蛊之祸 / 299

第二十一章 成熟：从求强到求富

伤太子之亡 / 307

弃登仙之旅 / 310

轮台罪己诏 / 313


结 语 托孤：西渡阴阳界

——《正东·正世纪》

陈冲的未来官



引言 阴阳界上的眷恋



汉武帝刘彻安卧在前殿中央，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七十年来第一次安静下来——永远地停止了跳动。无论他生前怎样试图永远主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，他，连同那庞大、沉重的梓宫还是被放进了深深的地宫中。当这座巨大的陵墓完全被封死，他就被禁锢在这茫无际涯的黑暗之中了。从那以后，诅咒他的、赞颂他的，层出不穷，为历史、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头绪纷繁、剪不断理还乱的公案。

二月……丁卯，帝崩于五柞宫，入殡于未央宫前殿。三月甲申，葬茂陵。

——《汉书·武帝纪》

冰冷的未央宫

汉武帝后元二年（公元前87年），初夏时节。

京师长安，阳光还是那么明媚，渭水还是那么欢畅，一切都像往日一样生机无限，朝气蓬勃。

未央宫，古华夏建筑艺术的杰作，雄踞在龙首山岗地上，飞甍翘首，金脊横空，气势磅礴；前殿面积阔大，威严壮丽。这里是皇帝朝会之处，七十年来，它见惯了从东阙而入朝觐天子的诸侯，也见惯了从北阙而入上书的士民，听惯了臣下颂圣的欢呼和“皇上”威严的断喝。可是，今天的未央宫，第一次被笼罩在一片肃杀苍凉的气氛中。

汉武帝刘彻安卧在前殿中央，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七十年来第一次安静下来——永远地停止了跳动。鼎炉中的檀香忽明忽暗地燃着，一缕缕沁人心脾的香烟在他头前缭绕着，升腾着；洁净的素幔在头上高悬，在殿中微漾的气流中轻轻抖动着。他的身躯七十年来第一次笔一般僵直，被十二重崭新密实的缙绶紧紧缠绕着，外罩“金缕玉衣”（这是今人的说法），光闪闪的。他一生策划过许多次大战，今天还是第一次穿上这样的“铠甲”。他的嘴巴和两腮异常鼓凸丰满——里面塞着一颗颗硕大的宝珠，也许还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。这叫作“饭珠含玉”，正合天子之礼。一大块一大块的冰被人从深深的地窖中拖出来，塞到他的御榻下，阵阵寒气侵袭着他那同样冰冷的肌肤，融化了的冰水无声地在他身前身后流淌着。

他“崩”了

古往今来，上下四方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死。

最不愿意死也最怕死的人是皇帝。皇帝的死不能称之为死，一个死字抵得上千劫万难、千凶万险，怎能为天子为君父者承受！天子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后来又有什么薨逝、捐馆、奄弃荣养等许多好听而不好懂的代名词，都是给有身份的人预备的。只有庶人——也就是老百姓曰死，好像庶人最该死。

他也是皇帝，所以最不愿意死，也最怕死；所以他没有死，也不会死，只是“崩”了而已。他的“崩”是一个偶然。

除了他的亡父、亡祖母和亡母以外，他可能再没见过其他死人了。他没亲手杀过人，连一只鸡也没杀过。那是因为别人用刀用剑杀人，他则用嘴巴杀人。他一声令下，某某人被族诛，白发苍苍的老人和襁褓中的婴儿都倒在血泊中，黄土地被染成了腥红色；他一道诏书，也许只有歪歪斜斜十几个字，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便集结边庭，塞外对垒，兵戈相击，血肉横飞，伏尸遍野，天下缟素。

可是，他毕竟也是人，在生与死的阴阳界上，也多少体验到了死的悲哀。

他的胞妹隆虑公主在病危时交给他一笔巨款，为的是她的独生宝贝儿子豫，并嘱托他看顾好这个没娘的孩子。后来这个孩子日渐骄横，醉杀主傅，犯下了死罪，大臣们都说：“陛下免了他的死罪吧，惩罚惩罚就好。”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，仍然仿效上古圣主，赏不避仇讎，罚不择骨肉，将自己的外甥也是女婿严正典刑。事后他哭了，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外甥了，觉得对不起早赴黄泉路的妹妹。

晚年，他离阴界更近了。他巡察地方郡国时路过河间（封国名，治所在乐城，在今河北省献县东南）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两手皆拳的奇女子。他为她的美丽所倾倒，为她将手伸开，从此大加宠幸。这位

“拳夫人”随他西入长安，被安排在钩弋宫中居住，所以又被称为钩弋夫人。后来，他感到自己在阴阳界此岸的时日已经无多，决意立钩弋夫人生儿子为太子。在甘泉宫里，他突然责骂钩弋夫人，不为她的珠泪莺声所打动，坚持将她押入掖庭狱中赐死。他害怕钩弋夫人也像他的曾祖母高后吕雉那样，在他身后秽乱宫阙，操纵少主，专擅国政。可是，当他疾言厉色地对娇柔的钩弋夫人喝道“快走！你活不了了”的时候，他的心却在滴血！他知道此一去不啻人鬼永隔，再不能花心春意、缱绻情怀，只落得夕阳衰草乱寒鸦。隐映残霞、呜咽鸣笳。

他对死的表面特征是很清楚的，可是，他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，对生生死死这些事情看得很神秘，闹不清楚这无数个偶然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他怕死，也希望亲人们永远不要跨过阴阳界，甚至希望已逝的亲人们再活过来。他宠爱的李夫人死了，春叶飘零，秋香冷落，他忧伤得肠欲断、心欲碎，听说齐地的方士少翁能摄人魂灵，他喜出望外，少翁夜张灯烛，罗陈酒肉，请他遥居别帐，果然远远望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坐在对面帐内，依稀是李夫人的形貌，使他更加相思悲感，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少翁是在欺骗自己。他似乎有些明白了：到达阴阳界彼岸的人是无法回来的，不像韭菜，即使脑袋割掉了，也还能再长出来。

死，是人生之旅的自然终结，事之大者也。平民百姓尚且有棺槨绞衾圻塋之度，何况九五之尊。梓宫被抬进了前殿，上面画着日月神龟龙虎和偃月牙桧，他被人抬着放了进去。诸侯们肃立在殿下西面北上，其他宗室成员排列在他们后面，他的那些夫人、美人们依次东向而立。八岁的皇太子也来到这里，被这阵势搞得凄凄惶惶的，不知所措。在礼官的统一指挥下，殿中响起一片高高低低真真假假的哭声。三公面容哀痛，步履庄重地自阼阶而上，毕恭毕敬地向梓宫内安放了珪璋诸物。几寸厚的棺盖被钉死了，伴随他的，从此只有无尽的黑暗。

有些人虽然热爱生活，可是并不畏惧死亡。他们舍生取义、杀身成仁、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，黄钟大吕，奏出万古流芳的辉煌乐章。

在他们面前，死去的只是死亡本身。

他不属于这种人。

有些人由于特别怕死，遂谨小慎微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，抱定了平为福、和为贵、忍为本的处世宗旨，世态炎凉与否，一概不问。

他也不属于这种人。

前者他无力为之，后者他不肯为之。他一定知道曾经威震华夏火焚秦宫的西楚霸王，假设他也被追兵逼到滚滚东去浪千叠的乌江之滨，是不是也会像项羽那样仰天自刎，洒尽一腔英雄血？恐怕不能。他会东渡乌江，招兵买马，卷土重来，再与天下豪杰争锋。假设他也身带箭伤，是不是也会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，大呼“命乃在天，即使扁鹊复生又有什么用处”，有伤不治，有病不医？恐怕也不会。他会大力搜刮名医国手、秘制丸散、祖传膏丹，苟延残喘下去。

历史不能假设。不过，至少下列的叙述是真实的：他不能舍弃那些肌理细腻骨肉匀、态浓意远淑且真的群芳美妇们，不能舍弃那象征天下主宰的天子之玺，不能舍弃巍峨壮丽的汉家九重宫阙，不能舍弃天下诸侯尽西来的万方和乐，不能舍弃奔腾咆哮、九曲十八弯的滚滚黄河，不能舍弃云梯挂青壁的泰山，更不能舍弃他从未见过面，却又无限热爱衷心崇敬的天神地祇们。他为了这些至尊至贵、点石成金、白日飞升的神祇和仙人，几乎将肝肠使得寸寸皆断。他时刻都在祈盼着神灵来到自己的面前，他要以紫罗荐地，燔百和之香，张云锦之帟，燃九光之灯，列玉门之枣，酌蒲萄之礼，隆重欢迎，请教益寿延年、长生不老之道，使自己也成为餐风饮露、乘云气而御飞龙，游乎四海之外，不受宇宙间任何规律约束的仙人。为此，他建立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祠庙，举行过数不清的祭祀仪式，投入了无法数计的巨额资财，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虔诚更热忱的信徒了。他已经做了那么多有益或荒唐的事：尊儒兴学、北逐匈奴、南征闽越、强干弱枝、盐铁官营、大兴土木、祭神求仙……他还想永远做下去；他已经有了那么多